

## 1、潦倒的中年男人不需要同情

这是个飞驰而过的时代。

选择一座城市，就像上了一辆车，载着我们向未知而既定的终点驶去。大城市比动车组还要快——只有位置极好的，才有余暇看一眼风景；小城市比观光巴士还要慢——有的是时间，但只能看同样的人。

已经很少有青年人天真到在大城市看风景了，他们很清楚背井离乡是为了什么。但仍有不少糊涂蛋，呆在乡下的安乐窝里，一面抱怨机会太小，一面做着不切实际的美梦。

破晓的日出让美梦戛然而止，也是故事新的开始。王苟辞去了故乡省城收入稳定低的工作，再一次回到了江宁城；作为少数跳车重返大都市的人，在勇敢和长相这两件事上，他对自己一直很满意。硬卧车厢洗手间内，刚洗漱完颇有些自恋的打量镜子中的自己，而立之年的王苟已经微微有些发福，颇长的身材也变得丰满而魁梧；自以为英俊的脸盘很难再看得到清晰的下颌线，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两条法令纹。王苟并不避讳，心里也明白岁月已经在他的脸盘和身体上留下了痕迹。

不过命运的馈赠好像只流于表面。在老国企消磨的7年时间里，王苟自觉一无所获，除了感到精力一日不如一日以外，便是多了一些油嘴滑舌的市侩。仅凭这些，是难以在新的城市立足的，因此过去总有好心的姑娘劝他不要离开：“工资虽然不高，但好在稳定，能干到老”。王苟却觉得：‘能不能干到老不一定，但买不起房子，娶不到老婆，孤独终老是一定的’，‘横竖都娶不起老婆，不如去大城市碰碰运气’。

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离开，都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，而是无数次辗转反侧的无奈。

终于不用挤在硬卧床位上辗转反侧的王苟，初到江宁，就决定先回母校看看。从火车南站直接上地铁，经由一号线转二号线，“孝陵卫”站3号口出来，已经是快中午的时候了。还没来得及感慨江宁深冬的寒冷，便看到校园熟悉的侧门。此时的王苟，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，都实在不像是一个大学生。相反这里倒是变化不大，物是人非，潦倒的学子重返母校，还没感到沧桑，却先生出了一点新鲜与温暖，让他不自觉的加快了脚步。

未婚男士的行李只有一些衣物，王苟索性拉着行李箱直奔食堂，问偶遇的学弟借了饭卡，尝到了这几年做梦都想吃的味道，又连干三碗食堂的免费汤，好像人生也就这么简单。20 分钟结束午饭，再到毕业后才新建的图书馆坐坐，和学生时代的老旧图书馆不同，如今的新图书馆座位和暖气都很充足。王苟选择角落无人的位置，把行李箱塞到桌子下面靠墙，用右脚别着。在母校温暖的环境下，他终于眼皮开始打盹，放松了下来。

寒冬时节的暖气房最适合睡觉。唯一的遗憾是坐着很难睡的太熟，一个接一个的梦向这位无处安放的中年男子袭来。他想起了老国企花一个月才走完的离职手续与老领导的虚伪挽留；又想起了退房时费了大劲才从老房东手里拿回两个月的租房押金；还想起了年少时曾经倾慕他的姑娘——仿佛这一切都已是同样的遥远。

王苟早就是心志如铁的坚毅男儿。从软弱的梦到清晰的现实，他只花了十秒钟。打开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下午 3 点多了，昏昏沉沉的居然睡了几个钟头。不过这也基本扫去了舟车劳顿，打算起身去学校附近的小旅馆安置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再去找中介租个单身公寓，接下来只要每天投简历、跑面试，只要工作确定，就算暂时安顿下来了。

恢复力气后再被屋外的寒风一激，顿时更有精神。仔细观察，江宁冬天的雾霾还是很重，校园里的植被和过去相比感觉不到太大的变化，反正也都差不多秃了，看不出品种；树林里的二月兰还未盛开，只有水杉永远傲然挺立。冬季里的大学校园即使是周末也感受不到半点萧索，因为这里有的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。王苟沿着三号路一路向北，朝着学校的大门走去。

沿着熟悉的道路出门左拐，往西边寻找一个落脚地，顺便看看附近有没有中介的门面，如果在“下马坊”地铁站附近租到房子，能方便日后的出行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走了不到 10 分钟，四下张望的男子并没有找到地图软件上标注的小旅馆，却看到左侧小路尽头的城中村口聚着不少人，原来是一个小棋摊，好不热闹。

“读书没意思，下棋有意思”，这是老男孩还是小男孩时就悟出的人生真谛。象棋摊边上就是一家小破面馆，店招因为灰层太重，要认真看才能分辨出“神探皮肚面”几个大字。反正眼下也没什么要紧事，王苟干脆先去看几盘街头对弈，

运气好的话还能轮得着亲自下场一展身手。等到肚子饿了再去边上吃一碗热腾腾的面，反正这个时代别的可能没有，提供方便的小旅店那可有的是。

此时刚刚开局，执红的是一位相貌丑陋的老头，破旧的棉袄和粗糙的双手一眼就让王苟明白这是一位体力劳动者。不仅如此，他也知道这种人如果坐在这里下棋，绝不是附庸风雅，更不是吃饱了没事干。那应该是真的喜欢下棋，或许并不是那么精于计算，但一定极具对战经验，并且都有几把式江湖棋的套路。

反观黑方，居然是一位约莫十二三岁的少年。更让王苟忍不住多看两眼的是，这男孩生的唇红齿白，眼波如水，极为好看；手上戴着一副价值不菲的崭新手表，身上的衣物、鞋子看着有些褶皱，并没有洗的太干净，也像便宜的地摊货。好少年留着标准的学生小平头，但仍无法掩盖其出众的颜值，王苟恬不知耻的想到：颇有几分哥年轻时的风采。

双方选择了“当头炮对顺炮”的常见布局，五个回合之后，红方陡然出招：“车一进一”。此时，红方家里的二路马失根，乍一看是一招丢马大漏，不过在王苟这种高手眼里一目了然，这分明就是速败陷阱“弃马十三杀”；居然拿这种方法对付一个小鬼，脑子里不由闪过四个大字：“江湖败类”。这种招法对付有经验的成年人根本不管用，如果是象棋高手对弈，那就已经是“失先”的臭棋了。不过，聪明的孩子虽然算力不俗，终究见识不足，面对“得马”的陷阱往往难以把持，强如自己小时候也着过道。

红方老头如此兵行险招，显然是知道自己棋力在黑方小孩之下。想必过去也已经多次不敌，此番也是为了找个场面，这种事在棋摊上也是常有的，毕竟老输给小孩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

棋摊上已经议论纷纷，有的人说“吃马”，有的人说“不吃”，吵的不可开交。王苟心里暗笑：人菜瘾大；便只把目光放在棋盘与这位少见的漂亮男孩身上。黑方棋手并没有受到周围人的干扰，显然在这里下棋吵闹是很平常的事了，思索片刻之后，并没有选择“吃马”，而是按照原有的布局计划“出车”。

黑子落定，王苟朝着少年微微点了点头。少年似有感触，也若有所思看了一眼身旁高大的陌生人，显然感受到了来自“高人”的肯定。之后的局势逐渐开朗，红方老头一计不成似乎也有点急躁，不出三十个回合已成败势，就投子认负了。

不过这老头不怒反喜，站起来笑着说道：“这已经连输了你十几盘，以后再也不是你的对手了，跟我学棋不到两年，就这么厉害”。

男孩有点不好意思，小声说：“都是老师教得好”。

老头又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可惜这附近再也没人能陪你走棋了”。这话一出，周围的看客面面相觑，也都尴尬的笑了起来。王苟当即明白，平时来这个小棋摊的没什么高手，这个老头已经是棋力最好的。

不料小男孩忽然看了眼自己，又看了眼棋盘，怯生生的说：“这位叔叔肯定是高手”。

众人这时才将目光投来，注意到小棋摊难得来了个陌生人。陌生男子倒也不客气，笑着朝众人点了点头，便径自坐到了刚才执红老头的座位上，屁股还能感到一点余温，心里却想着：这小鬼看人的眼光着实不错。

混过不少棋摊的高人比谁都明白，象棋是手上过的游戏。与其在旁边争个输赢，不如下场决个胜负。其实，如果换在几年前，他大概是不愿意跟个小朋友下棋的，那会儿还心高气傲，不像现在这么接地气。

王苟自然不可能跟个小朋友下棋还执红先手，他自顾自的拿起棋盘上的黑子往自己这边摆好，男孩见状自然也开始收拾红棋。很快，棋盘上的棋子都已经布置完毕，男孩不假思索，“炮二平五”。王苟按棋谱常规的套路应付，你来我往，很快就开始了布局。

别看男孩看着极为秀气，棋风倒是颇有江湖范儿，每次提子落下都能清脆的听到一声“啪”。这种习惯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一种心理战术，学校学棋的学生如果初入棋摊，就有可能被唬住。不过这种声音只叫王苟觉得亲切，他习惯把棋子轻轻的放下，再稍微休整一下落子的位置，使它刚好放在棋盘网格十字线的中央。

男孩每砸下一子，王苟都不经思考立马行棋。相反，男孩的落子速度越来越慢，十个回合之后就再也听不到连续“啪”的声音，每一步都陷入了思索。围观的看客棋力都远不如场上的两位棋手，只觉得红黑之间还未陷入胶着，也不懂红方男孩在思考什么。

无论对手的节奏如何改变，王苟都紧随其后，甚至红方棋子举起还未落下，黑方就已经拿起准备移动的棋子，使得黑棋与红棋几乎同时落下。所以每一步，

都陷入男孩单方面的长考。王苟一会儿看看周围的人，一会儿看看棋盘，漫不经心的把木质棋盘上每一个因为红棋砸向棋盘，而被震动的有些偏离的棋子也摆回到网格十字线的中央，使整个棋盘看的规整又干净，期间不发出一点声音。

虽然红方目前场面上还未大落下风，但所有人都看懂了一点，那就是王苟的棋力远在男孩之上。这种不经思考而毫无纰漏，连棋盘上每个棋子都要摆放好看的行棋方法实在是潇洒自如。

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，就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。王苟并非没有思考，相反，在男孩举棋不定的时间里，他已经想好了对方可以应付的所有可能性，并且顺便制定了针对性的下一步。而男孩的棋力与他差距较大，并不能走出王苟没看到的好棋。因此从场面上看，就显得王苟从未在自己的回合思考，只是信手拈来，就让对手疲于应付。至于摆弄棋子，只不过是王苟的一点点强迫症，毕竟他是一个总觉得自己很完美的人。

这盘棋下了有快一个钟，从头至尾，无论是男孩自己还是周围看客，都觉得王苟行棋滴水不漏，红方没有任何机会可言。并且，围观群众也都觉得自己再上场有些班门弄斧，加上到了晚饭时间，就夸赞王苟几句棋艺了得，互相打个招呼尽数散去了。男孩虽然心悦诚服，却没有着急起身，而是赶紧复盘，研究其中的变化。

江宁晚冬的傍晚，天黑的很快。周围民房和小饭馆已经点亮灯火，传来阵阵饭香。王苟看着已经有些模糊的棋盘，与黄昏下还在沉思的俊美少年，仿佛回到了过去，那正是放学与同伴下完棋准备回家的时候。漂泊的浪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重新有一个家，空着的肚子却让人更感寒意。

王苟安静的起身，转头向“神探皮肚面馆”走去。